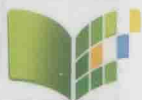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1

龙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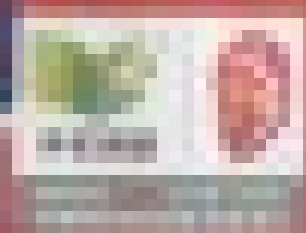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0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1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封神双龙传. 1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42-6872-1

I. ①封… II. ①龙…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888 号

FENG SHEN SHUANG LONG ZHUAN 1

封神双龙传 1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72-1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混世双奴	1
第二章 轮回之劫	11
第三章 魔尊传法	22
第四章 隐身咒语	34
第五章 万妖之后	45
第六章 生死大劫	57
第七章 魔壁之谜	69
第八章 冥界公主	80
第九章 元能玄奥	92
第十章 众魔猎奇	104
第十一章 阴阳初合	116
第十二章 献身天地	127
第十三章 轩辕图录	137
第十四章 死后奇遇	149
第十五章 三界异地	160
第十六章 奇湖历险	171
第十七章 魔心结界	183
第十八章 有炎族人	195
第十九章 无极秘境	207
第二十章 逆天而行	217
第二十一章 轮回重生	230
第二十二章 意外收获	242
第二十三章 天阁藏珍	253

第一章 混世双奴

朝歌，殷商都城。

这日午间，在秋日烈阳的肆虐下，原本一座繁荣浮华的城池，显得毫无一丝繁荣气息，各处大街上行人稀少，沿街商贩们更是撑棚遮阳偷闲闲寐，格外呈现出一种慵懒的颓唐。

远远地忽然传来一阵鞭笞声，东面青龙大街上迎面走来几个面相凶恶的中年大汉，正驱使着一群人往城西行去，只见他们手中的长鞭啪啪直响，随着不停的叱骂声时不时抽打在这些人身上的。

这群人衣衫褴褛，露出的肌肤多是乌青的伤痕，手上脚上都拖着粗重的镣链，缓慢而费力地挪动脚步，谁如果走得慢了，身上立时便又多出一道鞭痕。只是众人神情呆滞无神，对袭来的鞭子有意无意地闪躲着，即便被打着也只发出哼哼声，仿佛命运的折磨已经让他们忘记痛楚，活着只是为了被摧残。

满街的行人与商贩见状都无动于衷，面上流露出一习以为常的漠然。只因这群人的脸上都有着一个奇丑无比的身份烙印，这便说明了他们的身份——下奴。

下奴在殷商是指比一般奴仆还要下贱的奴隶。他们大部分是大将出征诸侯时掳回的战俘，专门从事最下等的粗活，被主人视之为猪狗，随意生死。甚至普通的平民百姓，也可出钱随意买卖下奴。

眼前这群人脸上都烙着一个“费”字，正是纣王宠臣大夫费仲的下奴。如今，纣王立了新皇后妲己娘娘，整日沉湎酒色，奉御宣中谏大夫费仲迎合天子与妲己娘娘之意，大肆搜罗民间美色、珠宝献媚。纣王高兴之余，便不时赐予费仲数目不等的奴仆，以赏其功。

此时，从略显冷寂的南城门外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声，那乐声仿佛来自九天之外，又似乎出于苍穹之中，丝竹喧喧，鼓乐齐鸣，使得匆匆路人与街市摊贩纷纷注目，乃至老幼妇孺都蜂拥而出，驻足观看。

朝歌城的森严守兵首先强行将民众赶向街道的两边，空出街心的宽敞大道。虽说这多少引起了不满的喧嚣，但更勾起了大众的好奇心，都想知道究竟是谁来到朝歌，竟然摆出如此大的派头。

那几个驱赶下奴的凶恶大汉见这阵势，立时用手中长鞭狠命抽打在下奴们的身上，喝骂道：“趴下！趴下！你们这些下贱东西，都他妈的给我靠墙趴下！”

下奴们脸上露出惊恐之色，乱了一阵都乖乖地靠墙跪趴下来，将头伏在泥土中，一动也不敢动。他们的身份只能让他们跪下，连像平民那样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但就在这群把头死死低趴的下奴中，却有两双不甘雌伏的眼睛在众奴中探了出来，偷偷向外窥视。

那宫廷乐所簇拥的花铃凤辇从城门外姗姗而来，行列最前面是近百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妙龄女剑手，她们五人成排并驾齐驱，英姿飒飒地行进城来，那娇柔中隐含刚毅的傲采英姿顿时吸引得大众万头攒动，纷纷挤向前去观望。

旋即，所有的民众又安静下来，但见群女拥簇的花铃凤辇上朱帘轻卷，从中探出一张风华绝代的女人面孔——长发宫髻下的玉面五官娇俏可人、巧笑嫣然，尤其是柳叶弯眉下的一双妙曼凤目，仿佛于疲倦慵懶中呈现半睁微眯状，加上探领而出的小半截雪肤粉颈，不由引人遐思翩翩，格外散发一种诱人心魄的妖艳魅力。

仅只片刻，那名女子便放下朱帘，再次隐于凤辇之中。随着庞大的凤辇行列渐渐远去，再次引发民众又一阵议论纷纷——

“据说这个女人叫柳琵琶，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

“你们知道么？听说这个女人还是姐己娘娘的姐妹！”

“哦？是吗？怪不得这么大的派头，也不知她进宫干什么来了？”

“哼，还会有什么事！瞧这凤辇与气派，八成又被咱们大王看上啦，肯定又是被册封为妃一类的……”

“……”

凤辇随着乐声消失，百姓们就三三五五地散了。而那些凶恶大汉则挥动手中的鞭子，继续赶着那群卑贱的下奴们往前走。只看在这群下奴中，方才偷眼窥望的两个少年正机警地躲闪着时不时抽过来的鞭子，互相低声对话——

“小倚，刚才那阵势你看见没有？我可是看见那车上娇滴滴的大美人了，哇塞！真他娘的比于八说的的美女还要美，直看得我心痒痒的，要是她能嫁给我……”

“小阳，你别做白日梦了，也不想自己什么身份，竟然还梦想着娶老婆？”

“现在是下奴，难道永远都是下奴吗？花子爷爷不是说过，当年咱们成汤王也被暴君桀王囚在夏台做下奴，后来还不是奋起伐桀做了天下之王。还记得幼时也有相士说我们天生奇相，谁能肯定我们‘混世双宝’会有什么际遇……哎哟，他娘

的！好痛！”

恶狠狠的鞭子擦过背脊，少年忍痛不敢回看，只听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响起：“你们找死啊，快点赶路，谁要再敢唧唧歪歪，小心老子抽死你们，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小阳，没事吧？”

“还好……”

“谁叫你光顾说大话，鞭子到眼前也不知道躲，这应了那相士的话，命途多舛、漂泊流离，此生注定倒尽大霉，所以你胡思乱想才会遭报应，真是活该！”

“嘿……”

挨打的两名少年一个叫耀阳，一个叫倚弦，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两人自幼遭父母遗弃，好在相依为命，一直以乞讨偷窃维持生计，谁料一次流浪在许侯国时，恰巧遇上许侯国和离侯国交战，许侯国大败，两人遂被当成俘虏抓获，从此做了下奴。

后来，离侯国又被邾侯国所灭，两人又成了邾侯国的下奴。虽然好几次都逃跑成功，却因脸上留有下奴烙印，屡次又被抓了回去。如此逃逃抓抓，两人也算尝尽人间辛酸。但两人性情韧性甚强，虽然历经苦难，却并没有丧失信心，甚至私下还自嘲是“混世双宝”，颇有些自我慰藉的意味。

却说这两个宝贝前一个月还在薛侯国做下奴，谁知薛侯国自不量力，竟联络几家诸侯反抗大商，于是被纣王派太师闻仲所灭，这二人自然成了战俘被押回朝歌，赐予了费仲为下奴。

此时他们正做完费府某处的苦工，被管头们押着前往正在起造的一座新府邸干活。

费仲的新府邸位于朝歌城西，时方未时，天上烈日，流金烁火，晒得正在干活的下奴们汗流浹背，胸闷气促，然而在管头的鞭棍监工下，还要不停抬着巨木或石头四处忙碌。有的撑不住倒了下来，立时便有鞭棍相加，如果疼痛也无法让他们起身，那便表示死亡已经降临。

耀阳和倚弦正与十个下奴将那些棱角不平的巨石敲成四方状，用来奠基筑楼。趁着管头不注意，耀阳偷偷地问身边一名比他大五六岁的少年，道：“王奕大哥，昨天不是有百多号人派过来干活吗？怎么今天又要我们过来？难道人手还不够吗？”

王奕闻言脸色大变，四下偷瞄了两眼，颤声道：“小阳，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可千万别说出去，听说……听说这里出了……妖怪！”

耀阳与倚弦对望一眼，倚弦勉强一笑道：“妖怪？王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

笑吧？”

“谁骗你们？”王奕脸色都变青了，小声道：“你们不知道，这里的妖怪每天晚上都出来吃人，昨天晚上留在这里守夜的大黑他们都给吃了，听说满地都是人山人海，还有肚肠……心肝……三十几个人就这么没了……”

旁边的下奴们听他这么一说，都被吓得脸色大变，顿觉天上的烈日仿佛变得阴冷无光，冷嗖嗖的。耀阳强装笑容，道：“嘿，去他娘的，不就是个妖怪吗……”背地里却跟倚弦同时望天祷告，希望今晚千万不要被抽中守夜才好。

忽然，前方传来一阵吆喝之声，几个精壮汉子抬着三乘软轿到了眼前，身后还跟着数十人，前面轿上坐着的人，穿了一身金光闪闪的朝服，肥头大耳，面色白皙，一双眼睛小如绿豆，泛着凶狠阴毒的厉芒。

正在干活的下奴们，一听到管头的吆喝声，便全都跪了下来，谁也不敢仰视，因为来人正是操控他们生杀大权的主人、纣王宠臣奉御宣中谏大夫——费仲。

耀阳与倚弦二人虽然也随众人跪下，却在人群中悄悄将头抬起来偷看。只见随费仲坐在一顶软轿里的是一位身材丰腴的蛇腰美女，看得耀阳猛咽口水。另一乘软轿里坐的是一位黑衣道袍，怒眉鹰鼻的老者，身躯挺拔魁梧，目露诡魅莫测的异芒，予人一种阴狠冷煞的感觉。

耀阳与倚弦只觉得眼前一花，也没见黑衣人有什么动作，便兀自从软轿上掠至地面，却见他眼中精光一闪，四下查看一番，皱眉道：“果然，妖气甚重！”

费仲忙问道：“蚩真人，你看我这新府邸是不是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我连请几位法师也赶不走，这几日已经吃了我百来个下奴了！虽然这群贱东西死几个也没什么，可是这地方却是本大夫花了大价钱买的，莫非犯了什么禁忌不成？”

“大人错了，此地本是大吉之地！”蚩真人微微一笑道，“只因此地正是龙脉风气，故而引来妖孽借此地修炼。而破土动工正巧惊到了它们，所以才会四处伤人，不过都是一些小妖，不足为虑！只要本尊在此布下法坛，定然可以将这群妖孽一举歼灭！而且按我所传，以五行相生之格来布置此楼，青龙白虎盘其上下，朱雀玄武护其左右，定可保佑大人在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封疆晋侯！”

费仲闻言心情大爽，一掌拍在美人丰翘臀部上，大笑道：“我费仲何德何能，哪敢企望封疆晋侯，只盼能够常侍大王前后，不让闻仲那老贼蒙惑圣听，有费某一席之地即可。”

蚩真人恭敬道：“蚩某人定当竭尽全力相助大人达成所愿！”说着躬身揖了一礼，阴鸷般诡异的目光中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道：“事不宜迟，大人不妨速速派人按我的吩咐布下五雷法坛！”

费仲大喜，抬起一脚便踹在身后一人的屁股上，喝斥道：“饭桶，还不快让人

按照蚩真人吩咐，布……那个法什么坛，总之这里的一切都由蚩真人做主，你们看着办吧！”

那人吃了一脚，顺势倒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应道：“是，是！小人这就去办！”

耀阳与倚弦见状心头一乐，原来被踢那人一口黄板牙，满脸萎缩，正是他们的管头“绿毛龟”归老二，平时对他们大肆欺压，是一个穷凶极恶、卑鄙无耻的家伙。此时见他当场出丑的窘样，以及肥大的屁股上多出的脚印，兄弟俩心里早已笑翻了天。

费仲又与蚩真人相互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携着美人乘轿离去，前呼后拥摆足了排场。

归老二见费仲一行走远，甫一转过身来，正好看到在人群中略微扬起的两张笑脸，萎缩的脸立时变得凶悍起来，手中长鞭毫不客气地朝耀阳与倚弦身上抽下去，斥道：“你们两个废物，还不赶快过来！”

兄弟俩不由暗自叫糟，哪敢当众躲鞭子，只能硬着头皮挨了几下，嘴里喃喃细语将归老二祖宗十八代一一问候了个够，这才缓缓走了出来。

归老二领着二人行至第三顶软轿处，轿上置放的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青铜台，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法器，色泽黝黑乌亮，在烈日炎炎之下，却分外予人一种阴森诡魅之感，让耀阳与倚弦不由自主打个寒战，暗呼厉害。

归老二手中长鞭一挥，狠声道：“放规矩一点，千万别弄砸了蚩真人的法坛，否则就算要了你们的小命也赔不起，知道么？”

兄弟俩非常不情愿地点点头，各自抬了法坛的一头，在归老二的领路下，一前一后轻手轻脚地往工场另一头行去。两人生怕打翻台上法器，走得格外小心谨慎。不知是否真是霉神附身，还是越小心就越易出事，耀阳在后面走不出几步，便因为法坛遮了路中碎石，脚下不自觉一绊，跌了个跟头。

法坛就势晃了一晃，险些跌落撞地。好在倚弦与耀阳素来搭档惯了，见势不妙早已退步放低法坛，才堪堪避免了法坛倒台的危险。然而没等他和耀阳松口气，喝骂声已经在耳边响起，要命的鞭子已劈头盖脸抽了过来，两人吃痛不由相互缩成一团，跪爬一旁的王奕与众下奴看得连连摇头，暗叹两兄弟实在太倒霉。

“停手！”蚩真人行近兄弟俩身旁，震声喝止几名管头的狠手鞭抽，“算了，好在法坛并无缺损，快些准备下去，切勿耽误了布坛的良辰吉时！”

耀阳与倚弦看着几名大汉小心翼翼抬走法坛，不由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依旧蹲伏在一群下奴之中，虽然憋了一肚子气，但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望着耀阳与倚弦，蚩真人的一双鹗目骤然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开始紧紧盯住二人一番审视，负于背后的双手不停掐算，如斯良久才露出一丝惊异莫名的神情，

心下暗忖：“想不到此次朝歌之行，不但无意中获知千年至宝的下落，而且还能遇到此等天生异相之人，莫非真是天怜我蚩氏一族，予我这等千载难逢之机！”

蚩真人难得一见的欢喜神色一闪即逝，唤过恭敬的归老二，在他耳边细语片刻，便见归老二一脸谄媚地连连点头称是。

天际骤然飘过几块乌云，一时间遮住了午后艳阳的天空，秋风乍起，竟似乎凭空多添了一丝寒气。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一会儿便黑了，半弯月亮的光线朦胧地照在大地上，虫豸之声四起。

寂静的城西费府新邸中，耀阳一边拖着镣链不停走来走去，一边坏笑着问道：“小倚，你说妖怪待会儿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身高三丈，三个脑袋，还是别的什么怪模怪样？”

倚弦紧张地四处望了望，啐了他一口：“去你奶奶的，在胡说什么，拜托，别在一旁瞎晃悠了，赶快查完，也好快快回去，要真是妖怪出来了，跟大伙儿在一起总也好过咱们只身犯险！”

“怕什么！那个蚩真人不是已经布了个什么五雷法坛吗？”正说话间，忽感夜风阵阵吹来，呜咽有声，仿似鬼哭一般，耀阳虽然嘴硬，此时也不禁打了个寒战，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咬牙切齿道：“都怪该死的‘绿毛龟’，好像前世和我们有仇似的，竟然让我们来守夜。呸，老黄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去他奶奶的，自己怕死也就算了，却跟其他人合伙逼我们出来巡夜，活该他们让妖精吃掉才好！”

此时，二人已经离众人守夜的居处不远了，月光下，远近的一切事物仿佛都变得朦朦胧胧，看得不太清楚，倚弦忽然停下脚步，疑惑地问道：“小阳，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耀阳一愣，侧耳细细一听，随即一阵血腥味随风吹到，一种咻咻的气息声自前方传来，还不等兄弟俩反应过来，便听到有人惨叫：“救命啊！有妖怪……”呼喊声还未落音，然后就此无声，仿佛被人一口咬断了咽喉，然后连头带没出口的声音一起吞落肚中，诡异可怖之极。

随后惨叫声此起彼伏，还带着撕裂筋肉的声音。刹时间，鬼哭狼嚎，阴风阵阵。

耀阳与倚弦二人直接被吓得头皮发麻、双脚发软，正准备拔腿逃跑，忽见一人从居处狂奔而出，还未到二人面前，就歇斯底里地狂呼：“有妖怪，妖怪吃……吃人啦！”

耀阳但见那人满面鲜血，正是刚才一脸凶狠逼他们出来查夜的老黄，只见他满脸惊恐，一路跌跌撞撞跑到耀阳跟前几丈远处，身后却骤然响起一声怪啸。

只听“蓬”的一声，临时用林木搭建的居处碎裂开来，一个怪物从中弹射而出，陡然出现在老黄身后，但见那怪物披着一头蓝发，一身黄毛，两只耳朵长约尺许，大头大眼，闪闪放出绿光，凹鼻朝天长有二尺，血盆大嘴露出四颗獠牙，上下参差交错。两手大如屏风，长垂及脚，怕是足有丈许长。

还没等兄弟俩出声示警，那妖怪已经一把捞起老黄，张开血盆大口，照准老黄软肋下一吸一呼，先将一颗心吸入嘴中咽下，随后用嘴咬开老黄胸膛，连吸带咬，将满肚鲜血，连带肠肝肚肺吃了个干净，四溅而出的鲜血直把耀阳与倚弦喷得满头满脸。

两人见了这般惨状，闻着血腥的恶心气味，双腿打颤，全身发软。跑吧，即便没有脚上镣链，怕也跑不过妖怪的捕杀。不跑呢，也只能呆站等死。想到这些，兄弟俩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冷汗浸湿了全身。

那妖怪终于吃完老黄的五脏六腑，将手中的死躯扔到一边，露出血腥大口狰狞地一笑，两只长毛大手向兄弟俩捞了过来。倚弦急中生智一个懒驴打滚，避了过去，耀阳则机警地三纵两跳，躲过那妖怪的捞抓。

然而兄弟俩自小吃用不好身弱体衰，与这庞然大物的妖怪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避不了几个回合已然险相相生，眼见二人就要被妖怪逮着，忽听一阵奇异的啸声响起，妖怪闻音一震，竟然站住不动了。

耀阳睁开闭目等死的眼睛，奇道：“咦，它怎么不抓我们了？还在一边鬼叫什么？”

倚弦喘着气骂道：“去你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敢饶舌说风凉话，还不快跑！”

兄弟俩顾不得全身酸软，低身抓起镣链撒腿就跑，转眼间便跑得不见了。牧野之中，只剩下那个妖怪呆呆地站在那里，咕噜噜直叫唤。

此时，两道身影从黑暗中无声无息地踱了出来，空气顿时变得肃杀起来，充满了似有似无的压力，方圆十丈外所有的蚊鼠虫豸仿佛感应到什么，齐齐噤声，黑暗中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那妖怪更是一脸惊惧之色，浑身哆嗦着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幽暗的月光下，映照出当先一人的怒眉鹜目，狰狞可怖，他整个人负手兀立，竟飘然悬浮于虚空之上；赫然是日间布坛除妖的“蚩真人”。在他身后是一名身形高瘦的中年男子，稀眉小眼山羊须，一脸恭敬之态。

蚩真人望着夜幕中两名少年愈跑愈远的身形，嘴角轻扯出难看已极的笑意。

中年男子不解地问道：“公豹不明白，既然要造势让费仲重视尊者的地位，却为何偏偏放走这两个小子呢？”

蚩真人沉声道：“这两人天赋异禀，此次计划若能得他们相助，定然可以事半

功倍。所以本尊特意放走他们，这一切皆是天意使然！”

中年男子轻咦了一声，自动请缨道：“不如就让公豹去跟踪他们，然后将二人手到擒来。”

“不用了，一切自有本尊安排！”蚩真人道：“你只管加快‘聚灵鼎’敛魂吸魄过程，只要在七月十四通过费仲请到姐已前去费府赏宝，本尊天衣无缝的计划便可成功实施！”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道：“近几日虽然可以敛取大部分新死下奴的魂魄，但是对于‘聚灵鼎’来说，最好是用百年以上成形妖体作引，方能炼化出至强的‘灵元血脂’，而最近‘妖月梦冢’似乎已经有所觉察，我很难再从中骗来小妖用以炼脂。公豹就怕很难在七月十四前将‘灵元血脂’炼就而成！”

蚩真人面色一青，道：“本尊一向相信，以你申公豹之能，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才是！”语罢，蚩真人大袖一拂，右手掐成一个奇怪的指诀，随手五指一张一摄，离他们不远处的那只妖物顿时爆出一声惨厉的嘶叫，被强劲的魔能抓摄而起，抛向虚空之中。随着蚩真人五指凭空划动，一道道暗紫光芒一闪即逝，只见那妖物哼也来不及哼一声，便轰然落地，妖身四分五裂，一命归西了。

“现在不用本尊教你怎么做了吧！”蚩真人冷哼一声，身影隐没于朦胧月光与黑暗之间，消逝不见了。

中年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只玉樽，施法将地上一堆妖尸收敛于玉樽当中，然后再用几个下奴的尸体幻化出方才那只妖物死去的模样，最后随之隐遁身形而去。

牧野之中的虫豸声又开始此起彼伏地鸣叫起来，似乎在倾述这半夜时分所窥之秘。

殷商都城朝歌共有四个城门，相对分别朝向青龙、白虎、朱雀与玄武四条正门大街，其间店铺林立，摊贩繁多，更不用说其中的偏街叉道，错综繁杂纵横交错，一切都显示出都城的秩序井然，繁华如锦。

“天命异馆”位于朝歌城朱雀大街的北向偏街上，素来以汇聚八方奇人异士而驰名。尽管现在已是未时，在秋日午后的炎炎烈日下，嘈杂的人群还是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据闻最近来了一名姓姜名尚的昆仑山相师，铁口直断料事如神，而且卦金低廉，却只赠有缘，一日仅卜三卦。于是，远近的贵族王室纷纷闻风而至，不惜一掷千金求赐一卦。

附近街市的闲散民众也开始渐渐喜欢上这里，七嘴八舌地寻找茶余饭后的话茬。此时，馆前的天卜供台上，居中名为“姜尚”的檀木牌下仅只摆放了一个环形

卜扣，表示距离今日的三卦还剩下两卦，难免惹得围观众人一阵喧然。

“今天第一卦被姜相师选中的是谁呀？”

“听说是大夫尤浑的公子……”

“不，那位尤公子被姜相师赶了出来，最后进去的是一名母染重病的少年……”

“是么？看来这姜尚果然不畏权势，真异士也！”

“……”

正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远方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伴随着粗暴的喝喊声：“行人回避！”

众人齐齐掉头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一辆双驾华丽马车急驰这边，大声嘶喊之人是前辕一名面相狰狞的车夫，仅看马车的华丽装饰与车旁紧跟的十余随从，一望便知是豪门大户出游的家眷。

平民大众自是不想招惹他们，所以听闻其声便一早退向旁边。

“唉……”骏马嘶鸣，车行至“天命异馆”前戛然而止，分毫不移地立于原地一动不动，可见驾车大汉的驭马之术着实非同一般。

众人目光顿时全都停留在马车上，很想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驾车大汉一跃下车，然后打开车门，非常恭敬地说道：“请小姐下车！”

“你们先下去吧！”只听一阵犹如珠走玉盘、泉水叮咚般美妙无比、令人心生遐思的女子声音从车内传出。

“是！”驾车大汉应声带领一班随从退到车后，马车里首先弯身走出一个丫鬟装扮的妙龄女子，随后将手伸进车内，躬身扶出一位素挽贞髻、脸覆面帘的白衣女子。

随着这名女子的出现，一众人群的呼吸仿佛都在片刻间屏住了，但见那女子虽以面帘遮住面孔，却掩不住明眸流转的清澈灵秀，一袭洁白裙衣缎料精工、剪裁得体，衬出其人玲珑妙曼的动人身姿，仅是不盈一握的柔腰和挪步踏落车辕时褰裙素裹的纤细美腿，就带给人视觉上很大的冲击。又见领路丫鬟眉清目秀面容姣好，更让人禁不住想象这小姐面帘后的容貌该是如何秀美出众。

此时，馆驿内的几位馆主已经携众出迎，列排站立在馆前台阶两侧，恭敬地将那女子迎入馆内，随后一名小厮拿着一枚环形卜扣，置在“姜尚”的檀木名牌之下。众人一阵哗然，不等他们再行议论，先前马车后的大汉已率人将众人一一驱散。

看着这班凶神恶煞，众人敢怒不敢言，不欢而散。

街道两旁的房楼阴影中，鬼鬼祟祟躲着两个乞丐模样的少年，头发散乱垂下来遮住了大半边脸，也遮住了脸上那“费”字烙印，正是耀阳与倚弦兄弟俩。

倚弦看着耀阳一副痴迷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注视那女子香踪杳无的门槛，气得给了耀阳一个响头，没好气地道：“人都走了还看什么，真是的！”

耀阳捂头叫痛，终于清醒过来，却仍不忘喃喃自语道：“哇……死了，死了！真是太美了！”

“哦？又死了？”倚弦摇头讪笑道，“唉，反正我也习惯了！只是这次连脸都没见就这么死，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耀阳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说道：“小倚，你什么意思嘛？别的不说，就只看那双眼睛，我就……这次绝对是真的！”如果她能嫁……不，哪怕是让我给她做牛做马，我也认了！”

倚弦揪着耀阳的衣服，恶声恶气道：“你少做梦啦！我们现在逃命都来不及，你还想这想那的，真是死星未退色心又起？如果再被人抓回去，打一顿倒是小事，如果费猪头让我们再去那鬼地方干活，我看你就和那妖怪去亲热吧！”

一想起昨晚妖怪吃人的惨状，耀阳心中生起一股寒意，激灵灵打个冷战，方才的惊艳之心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兄弟俩昨晚没命狂奔，终于在那妖怪爪下逃得小命，后来索性砸开脚上镣链，一路躲躲闪闪溜到朱雀街想趁机混出城去，正巧看到了方才命馆前这一幕。

就在此时，街头忽然涌入百十个手持长戈、身着“费府”标识的兵士，四处向路上行人盘问巡查，逐渐朝倚弦与耀阳二人这边行来。

耀阳与倚弦心里有鬼，早被吓得乱了阵脚，哪还有闲心胡扯，也不管那些兵士是何目的，撒腿狂奔，窜进旁边的小巷。谁知此处竟是一条死巷，兄弟俩左顾右盼，慌不择路地翻过一面不算高的石墙，落入那处院落的后园之中。

第二章 轮回之劫

“天命异馆!”

耀阳与倚弦一眼望见院中假山上刻的四个大字，二人不由吐了吐舌头，这才知道误打误撞进了“天命异馆”的后院。

异馆后院是一处布设精雅的石景小园，其间奇石嶙峋花草整齐，配上景山琼池与亭台小榭，池面佐以短短一截九曲石桥相连，远远望去，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小径接壤在馆楼之间，隐没于亭石池水之中。整园虽占地面积不大，却格外显得幽静别致。

倚弦自小流落街头，哪曾领略过这等石园幽境，所以当他首次置身此景中，顿觉眼前豁然一亮，忍不住想驻足观望一番，谁知耀阳一把将他拉入一块磐石后面，小声埋怨道：“小倚，我们现在正在逃难，可不是来看风景的，听说这天命异馆内遍布奇人异士，一不小心被发现就糟了……”

倚弦偏头见耀阳一脸紧张，气就不打一处来，道：“你还好意思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刚才只顾看热闹，耽误了时间，咱们犯得着这么冒险吗？”

耀阳做了一个小声点的手势，轻声赔笑道：“对，算我错好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进来了，就当是随便玩玩呗，起码也不能砸了咱们‘混世双宝’的招牌，走哩！”

两人一推一搡循着青石小径，小心翼翼迈步踏足“天命异馆”后楼。

“天命异馆”是一座环形坚木方楼，高三层，首层为装饰讲究、精雅不凡的“迎客室”，二三层则分设大小不同的堂房，视不同居主性情装点各异，或明堂雅阁，或暗室深幽，或豪饰华丽，或素质淡雅。

好在异人奇士皆好清静，平素不喜被人打扰，所以除了馆楼前门有人伺守之外，楼间少有端茶送水之人。这倒方便了他们两兄弟，在馆内兜了两圈，没有被人发现。此时却从“迎客室”传来一阵脚步声，吓得兄弟俩顺着馆旁木梯往上跑，一

路窜到了三楼的“藏道阁”前。

隔着门帘间隙，只见一道云雾缥缈的琉璃屏风迎门摆放，堂间宽敞明亮、清静整洁，摆放的物件极其简单随意，四处可见翻阅过的竹简书帛，堂内飘出檀香阵阵，混合着一缕淡淡茶香，令人感到心清气定。

“姜子牙？”耀阳望着堂前门帘上那“藏道”匾牌的署名，犹豫了片刻，有些不敢肯定地轻声问倚弦：“这是那个什么姜尚？”

倚弦摇头表示不知道，再看了看匾牌下的左右门联，心思一振，不由静默了下来。他们兄弟俩曾在数年前一次落难时遇到一位心地颇善的逃荒老叫花，相处过一段时日，并随老花子学了些认文辨字的本事，自是认得那门联上的两句话——

上联是“自古贫贱相注定”；

下联是“从来生死命相随”。

如此两句话，再佐以横额“藏道”二字，立时予人一种上天入地，藏道于心的高深莫测之感。其中隐含的无限深意，更令兄弟俩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们虽然好学，但自与花子爷爷分开以后，终日为饱暖自由而担忧，根本没有更多的学习机会。难得今日见到这等深奥的学识，不免有些沉迷其中。

正当兄弟二人观匾静默之际，楼层转梯间忽然响起纷乱的脚步声，隐约传来一人恭敬的话语声：“公主，请这边走，姜尚先生午修时间刚过，累公主久等了！……上楼左近第一间便是先生的藏道阁了！”

“公主？”耀阳与倚弦惊得三魂七魄早已走了二魂六魄，慌不择路只想逃走。这才发现原来馆楼只有一道转梯，而“藏道阁”旁侧的其他两个堂房都已上锁，除了跳楼之外，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凭栏下望，两人倒吸一口冷气，都拿不出勇气往下跳。耀阳急中生智一把拉过倚弦，指了指面前的“藏道阁”，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倚弦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无论如何都只能姑且一试了，于是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两人轻轻拨起门前的竹帘，一前一后敏捷地闪入堂房之内。

透过云雾缥缈的琉璃屏风，隐约可以见到内室摆设极其简单，仅只一台高席而已。下摆小炉旺火煮茶，上置方盘圆子的弈台，席旁的铜鹤炉嘴熏出阵阵檀香。升腾的缭绕烟雾中，一位须发花白的道袍老者盘坐高席之上，仿佛丝毫没有发现两个落魄少年已进入自己的居室，仍是一动不动地瞑目养神。

耀阳与倚弦巡视了片刻，找好足以藏身之所，才蹑手蹑脚地横过屏风，躲入内室与外厅之间那重厚实的室帷中。两人肩靠肩紧贴在室帷后，努力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异动，生怕因此惊醒老者静修，后果堪虞。

这时，要命的考验恰如其时地来临——